

我看青山多妩媚

■ 刘景爱

(上接9月27日三版)

辽宁省海城县有滑石矿,滑石的形状和青田石有相像之处,呈块状、叶片状、纤维状,颜色有白色、灰白色,还有因其他杂质而带各种颜色。石头以整洁、色青白、滑润、无杂质为佳。滑石质地很软,很适合雕刻。

辽宁省海城县美术雕刻厂专门从事滑石雕刻,由于雕刻技艺欠佳,需要青田县二轻局派人援助指导。经厂领导研究决定,由周悟青和其他三人组成专家团队,到海城县传授雕刻技艺。

此时的周悟青,结婚才三年,家里已有两个女儿,是家庭的顶梁柱,家里的母亲、妻子和女儿最需要他来照顾。自古忠孝难两全,周悟青义无反顾地服从组织的安排,带着对母亲、妻子和女儿的思念和歉疚,离开家乡,成为雕刻艺术传经授道的老师。

从温暖的南方来到寒冷的北方,环境的变化,让青田专家很不适应。特别是冬天的气温,寒风萧萧,大雪纷飞,满地积雪,很长的时间都处在一片白茫茫之中,气温经常在零下20°以下。他们手上脚上都是冻疮,夜晚睡觉手脚暖和了些,冻疮就开始发痒,导致他们经常休息不好。

环境的恶劣,并没有吓跑周悟青和其他几个专家。他们谨遵厂领导的嘱托,带了多个徒弟,毫无保留地传授青田石雕的技艺。从石头布局开始,一直到打磨上光,每个环节讲得细致入微,让他们领会雕刻技艺的博大精深。周悟青不遗余力地传教,海城县的徒弟们在技艺上进步很快,雕出的作品很受市场的青睐。

几年下来,周悟青和海城县的徒弟们早已打成一片,在创作上遇到困难,及时帮他们解决;在生活上,自觉和他们共同承担劳动。那些年,正逢国家三年自然灾害,物质严重匮乏,生活很是清苦。食堂的饭菜基本上都清水寡汤,很难有肉香味和鱼腥味。

有一年冬天,天气特别冷,大雪下了几天几夜,连续多日零下二十度。食堂的菜没了,需要人手到菜园子里摘菜,再用板车运回来。食堂的师傅请周悟青他们帮忙运菜。周悟青二话没说,带着徒弟到菜园子里拔菜,然后装入板车。在天寒地冻的雪地里,周悟青在前面拉板车,徒弟在后面推。不知不觉中,周悟青的双手被冻得红肿,失去了知觉。他的徒弟围过来,抓起地上的雪,在他的手上使劲揉,揉了好长一段时间,手才有了知觉。事后,想着都后怕,如果处理不及时,他的手将会落下残疾。

每过一段时间,周悟青都会按时给家里写信。告诉母亲和妻子,除了无尽的思念,他在东北一切安好,让她们安心带孩子。在信中,他从来不说东北生活清苦,天气寒冷。说得更多的是东北人性格豪放,对人真诚,徒弟们对他尊敬。直到几十年以后,三女儿从德国回家探亲,无意间碰到她爸曾经一起到过东北传艺的同事,说起他父亲那段传授技艺的经历,才知道那几年父亲在东北有多么苦。

在艰苦的生活环境里,他教过海城众多徒弟雕刻梅花。他跟徒弟说,梅花是花中君子,迎雪吐艳,凌寒飘香,铁骨冰心,又有“岁寒三友”之称,梅花从苦寒中来,不与百花争艳,有气节,品格高尚,做人要做像梅花一样的人。同时,周悟青也用梅花的品性来激励自己,磨炼心志。每当看到作品中梅花,仿佛有暗香飘来,他知道梅香是经历冬天长期雨雪霜磨练而成的,就像人的心志,同样要经过长期磨砺积淀而来。

除了教会海城从业人员青田石雕的技艺,他自己也从不敢放松,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创作中,那期间雕刻出不少好的作品。1962年,周悟青在海城县雕刻的山水作品《千山》被北京民族文化宫收藏。在辽宁工作期间,他雕刻的众多作品多次在辽宁省获奖。年年被辽宁省海城县评为石雕艺术先进工作者。

在海城五年,周悟青带出了一大批徒弟,都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,成为海城县雕刻艺术最强大力量。1963年,周悟青很好地完成了组织交办的任务,被调回青田石雕厂工作。

青春年华中最重要的最美好的五年,原本在家乡是技艺和创新最佳的发展期,为了艺术传播,宁愿牺牲个人进步的黄金期。对这五年的付出,周悟青却无怨无悔。作为青田石雕艺术的传播者,把青田雕刻精湛技艺在全国发扬光大,使命光荣,是他人生中一个华丽的篇章。

五

周悟青是他父亲的独生子,父亲去世后,和母亲相依为命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县城大部分男女青年结婚早。周悟青在石雕厂的这几年,家里生活条件明显改善。不到二十岁,他母亲就给他张罗对象,女方看到他家虽然家庭成员少,但男方勤劳孝顺,又有技术,很是喜欢,便同意结婚。从辽宁海城县回来的十年时间里,周悟青家里不断添烟火,家里先后生了六个女儿和两个儿子,可谓是人丁兴旺。

家里孩子多了,周悟青就得更努力地工作。在创作组,他是拿固定工资的。工资对于一个大家庭来说,简直就是杯水车薪,入不敷出。周悟青只能利用晚上时间,偷偷地在家里雕刻。在那个年代,晚上雕刻不能让人知道,一旦让人知道,就会遭人举报。没收了工具不用说,严重的还会被拉去批斗。

大夏天的,周悟青的家里早早地关起家门,房间里的窗户也用黑布遮掩,以免灯光外泄,引人注目。房间里摆着一只木凳,木凳上的石头,已是个半成品。周悟青坐在竹篾凳子上,聚精会神在石头上精雕松树,不一会儿就汗流浹背了。这时孩子们过来,用蒲扇在他后背为他扇凉,一个孩子扇累了,另外一个孩子接着扇。兄弟姐妹轮流给父亲扇凉。看着可爱又懂事的孩子们,周悟青心里幸福感满满的。他对孩子说,货物卖出去后,给你们买馄饨吃。此话一出,乐得孩子们更加卖力地给他扇凉。

青田石雕是青田的重点行业。青田县石雕厂是集体企业,在石雕厂里有一部人领固定工资,有一部分人按劳取酬,有一部分人是学徒,没有工资。另外,还有一大部分人没机会到石雕厂工作,只能在家里开起一个小作坊,完工后,货物再被相关部门收走。在家里雕刻的师傅,技术学习上没有在石雕厂里的学徒方便。周悟青山水雕刻名声在外,有很多人在家里从事石雕的人员,经常过来请教雕刻中遇到的困难。有的师傅还请他到家里,帮忙打坯。周悟青总是耐心地给他们讲解,教他们景物之间如何巧妙搭配,如何让作品有种意境清逸之感。

厂里计划科的师傅或者学徒,想雕刻出可以卖得起价格的作品,千方百计地请周悟青帮忙打坯。趁着空闲时间,周悟青来到他们中间,根据石头的形状,给他们讲解如何布局最为合适。如果在脑海里不能有一幅山水画面,先用笔在纸上画一画。画好之后,不要急着拿锤子和凿子马上打坯,先用泥土塑一个模型,在模型上改到最佳画面,再下手打坯。然后,周悟青不厌其烦地示范给他们看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帮忙一次是一次,教会他们怎么做,让对方受益一生,才能达到最佳效果。在石雕行业里,很多人虽然不是他的徒弟,都亲切叫他“悟青老师,悟青老师”。

青田县工艺美术公司每半个月到石雕厂回收一次石雕作品。回收作品关乎所有从事石雕人员的吃饭问题。作品被验货员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三个等级,只有通过最低等次合格才会有工资,如果被验收为不合格,这半个月全家人都要勒紧裤带。验货员把所有的作品都摆在厂里空旷的院子里,经过一轮一轮的验收,此时有人欢喜有人忧。最后,落选的雕刻人员,含着泪抱回自己的作品,重新修改,待到下次再验收。

每个月验货时,周悟青的孩子们最为兴奋,早早地来到厂子大院,等待验货员到来。周悟青的作品每次都是第一批就被选中,被评为优秀,得到的工资最高。此时,他的孩子们围着他,要吃馄饨,要买糖果,要买玩具,周悟青慈爱地牵着稍大孩子的手,抱着较小孩子,一一满足孩子们的愿望。回到家里,他把工资如数交给妻子保管。

转眼间,周悟青的大女儿周月娥十六岁了,到了招工的年龄。父亲在石雕厂,大女儿顺理成章地被招到石雕厂成了父亲的学徒。

(未完待续)



摄影 余自强

晒月光

■ 叶建芬

偶然早醒,天还未亮
月光明晃晃地落在窗前
推窗望望,夜空无云,明月高悬
不是那么圆满,却依然明亮

窗口的绿植,安静地晒着月光
蟹甲兰含着花苞,天竺葵擎着花蕾
蒲公英带着羞涩,不分季节地开着花朵
温和的巴塞罗那,孕育常开不败的小花

玉树和昙花默默地守护
最威武的要数仙人掌科火龙果
满身长刺,让人不敢轻易靠近
或许美好的事物都需要一件外衣
比如玫瑰,比如榴莲,比如乌贼……

城市的早晨醒得比我早
步行街的林荫树下,有零星的骑行者
晨间无人,那么飞快地穿过街口
奔赴一个岗位,或者晨练,都挺好

隔壁街已是车流不断
隐隐传来发动机启动的声音
车轮与地面快速摩擦的声音
速度与时间赛跑的声音……

城市的早晨,晒着月光
醒来

百丈漈赋

■ 林京勇

飞瀑是流水对俗世的骄傲
她清爽,纯洁,大气
那种舍身奉献的精神
给你,也给我

横亘是巨石对命运的不屈
他诚挚、敦厚、稳重
那种根深蒂固的愚钝
期待,总有一天会被刷新

高山峡谷,绿意放纵
生命笑谈茂盛
行经空隙,就算狭隘
盈盈落日,依然见彩虹

大“海”迷情

■ 季一梅

大海,常常使人意乱情迷,哪怕隔着电视屏幕,哪怕隔着手机屏幕,哪怕只是翻阅着文字的描述。那些翻滚的海浪,那些碧海青天,那使人心旷神怡的广袤、浩渺、透蓝,使人心驰神往,使人浮想联翩,使人千里迢迢奔赴。

第一次看海,是在我23岁的时候,和另外一位校友玉米朋友一起,从湖南坐了8个多小时的火车去深圳,去赴长春的演唱会之约。

在现场听到了她对于大海的喜爱,听到了她第一次看海就是在深圳的小梅沙,于是,便记下了,追随着她的脚步前往。

小梅沙是深圳的一个小小海滩,素有“东方夏威夷”之美誉。我们寻着春春的足迹,看到了她看过的海。

我们在沙滩上坐了下来,把所有对大海的期待都用双眼保存了下来,在沙滩上写下和它打的招呼,写下告白的情书,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,蹦蹦跳跳,站在海岩上,看着海浪■击打着海岩又全身而退,摄像头定格下我们最年少的时候。

扔下繁忙的实习工作,丢下对未来各奔东西的伤感,吹走不知何处是归处的迷茫,只留下涛涛海水,只留下“水何澹澹,洪波涌起”的壮阔,“潮平两岸阔,风正一帆悬”的博大,“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”的浪漫。

难怪作家雨果说“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。”来看海,能让人在自然的浩大中看清自己,看见自己的渺小,也看得到自己的存在。独立高耸的海岩上,还真的颇有一种古人“念天地之悠悠”的孤寂感,但又有一种古人“东临碣石,以观沧海”的烈烈雄心呢!那时少年游,不嫌远,正青春。那时的心情,就像喝一杯气泡水。

第二次看海,是和家人一起,坐着哥哥的车到了温州洞头,那也是长大后的我第一次和爸爸妈妈一起远行。可惜洞头的海,一点也不蓝,黄浑浑的,携带着沙子,旧旧的样子,一点也不年轻有活力,让人看了心生嫌弃。

可尽管那样,海风还是不计前嫌地温柔地吹起了我们的头发,亲昵地和我们打着招呼。我们一行人,在海边拍下了一张合照。颜色各异的帽子,形状不同的帽子,在照片上宣誓着各自的身份。

在走到一处适合拍照的地方时,我招呼爸爸妈妈一起来一张,引导他们对视,看着彼此,定格下一张含情脉脉,情意绵绵的双人照。在一个秋千处,孩子气的我停下了脚步,坐上了秋千,又孩子气地喊爸爸来合影,我坐在秋千上,爸爸笨拙地站在我的身后,做出推秋千的动作,照片拍好后,看看效果,却看到了爸爸笨拙的保护姿势,有点不大自然,有点拘谨。

温州已经不是爸爸妈妈多年前看过的温州,温州的海,也不是我想象中的海。那时家庭游,很温情,慢慢游。那时的心情,就像喝一杯茶。

第三次看“海”是在大理,风花雪月的洱海,非常浪漫。水是蓝湛湛的,风是轻轻柔柔的,浪随着风有节奏地涌来,风像是给水按摩,水又用它的水汽给岸边的人们按摩。

我坐着看她的时候,常常会恍了神。我好羡慕风,我也想像它一样,当个赶“海”的人,就任意地挥舞着鞭子,把“海”往前赶一赶,没有目的地,也没有进程时刻表,也没有竞争者。我情绪稳定,她就风平浪静,我暴怒无常,她就兴风作浪。随地而唱的音乐人的歌声跳过头,飞进我的耳朵,吉他的潇洒肆意把主人的年少轻狂复制地百分百,我的身体里也有一个民谣的灵魂在跟着轻轻跳舞。身边有朋友,我们一起骑着单车去追逐落日,去看鱼儿搬家。那时的心情,就像喝一杯果酒。

第四次看海,是在厦门,在心心念念的厦门。它的海是不是我憧憬的那样呢?七分预期,三分失落吧。它足够大,足够广,足够承载我的向往。

厦门的海一望无际,两旁的绿植将各自的绿投入了它的怀抱,使它的颜色不再那么纯蓝,加入了丝丝绿意。我的脑海里蹦出的词是“碧海青天”。

漳州的海,吸纳了蓝天的蓝,吸收了白云的白,因此显得蓝汪汪的,蓝晶晶的。可你要是走近它,用脚丫去感受它,它又变得黄透透的啦,因为她总是调皮地带着一袋细沙一起来问候。海水一次次地冲刷你的脚丫,细沙一次次地覆盖你的脚丫,贝壳、鹅卵石在细沙堆里若隐若现,我们让内心的呼喊在海边发出,响彻云霄。看着海浪一层接一层推来,海水的清凉湿透裤脚攀缘上小腿,膝盖,给我挠着痒痒,心情舒畅。和朋友在海边的一个咖啡厅坐下,喝着杯中的饮品,加些大海贝壳的佐料,加些蓝天白云的装饰品,心驰神往,却被热情的太阳阻挡了脚步,只能悻悻地等阳光不再那么热烈才敢出门玩耍。

我问朋友,海浪在翻滚是因为小鱼在下面干嘛?我自问自答,在跳高,在指挥乐曲,在玩相扑,在玩蹦床……海滩、人群、墨镜、太阳伞、游轮、游泳帽、七彩水桶、挖沙铲子,组成了最夏日的画面。那时的心情,像在品一杯柠檬水。

我看过的大海并不多,屈指可数,可每个地方的大海留给我的印象都是不同的。看过了一次的海,我依然对海情有独钟,情不知所起,一往而深。在想这篇作文的标题时,我的脑海里突然就蹦出了“大海迷情”四个字,我也想起了一部电影,名叫《八月迷情》,讲述的是一个痴迷于音乐的天才小男孩音乐家。或许,就像我痴迷于海吧。